

为何冬天能给我安慰

陈小莉

如果季节的脉搏能用心电图表示，那么我想，在春夏的时候，它的波段起伏是剧烈的。那是万物在土壤中萌动的节奏，是布谷鸟和杜鹃花在自然中喧动融合；是莲叶昂头迎接酷暑的炙烤，是枝叶葱茏蝉鸣狂噪；是街头行色匆匆上班的人，是喇叭狂奏的拥堵。

只待波段回落，二十六摄氏度的清风吹拂秋天猛跳的心，狂欢之后青春散场。此时桂香浓郁、金稻弯腰，储下来年的生机能量。这个季节静美如落叶，有的人悲秋，有的人沉醉，有的人沉浸在巨大的丰收喜悦里。

冬天此时不语，在年末远远等待。她知道，来的都会来，那些事物经过了前面的出生、高潮、颓废，终会走向结局。这里没有繁花似锦，流动的是缓慢、安定和悟透一切的沉思。有些人在这里蛰伏，不想走的就停止在冬天里。

我已不适合冲锋陷阵，心境在自觉地寻找一种安静的契合。当身体包围上冬天的毛衣时，只想就在这种温暖中沉沦——冬天，有好多我爱的情节。

最好的太阳是属于冬天的，也属于小时候母亲手缝的被子。那个年代，装拉链的被套还没流行，天冷盖的被芯都需要自己包一层外套。芯是十斤的好棉花，从地里摘下不久，棉籽壳还没择尽便被搬进了弹棉匠的工房里。在一锤一弹不断的牵动中，棉花渐渐服帖，成了四方厚厚的棉胎，然后被晾在阳光下发酵。空气的膨胀撑开棉絮纤维，使被芯蓬松如云朵。母亲已在地上铺好棉布床单，抱住“云朵”压在它的正中央，再蒙上一层喜鹊登枝

的绸缎被面，把床单多出的四边往上翻，盖住被面。这是一项看似粗犷却细致的活儿，边宽要均匀，折角要平整，最后用专门缝被子的粗针牵引双股棉线，在四边上上下下地游走，缝实，这样“云朵”就不会跑了。

阳光从南窗进来，照在橘色的绸缎被面上，照在袅袅的热气中升腾着的细小的灰尘上，也投射在母亲不断变换位置的身影上。她蹲着身，整理、缝针，冷冬来临之前，要赶制出一家人的被子。她干燥的发丝在光线中闪烁着光芒，像流动的小小彩虹。我在旁边打着下手，默默接受着母亲的言传身教，似在传承一种手艺。我仍然记得，从母亲手中接过针线，穿透棉时被感受到的厚实质感。虽然现在这手艺已无用武之地，但是这冬天的温暖是一年又一年地温习。

我喜欢冬天登山的安静。没有蚊虫的滋扰，那些冷血动物也进入了冬眠，鞋底只有踩碎落叶的声响，偶尔能听到穿破空山的飞鸟长啾。冬天的溪水清幽如老者的胡须，几缕断断续续地流淌，没有雨水的滋养，不会前翻后涌地奔忙。面对这样的山，我不急着赶路，阳光不会炙烤着我。它所

覆盖住的南方还是青色满岗，只是绿得不纯粹，槭树火红，银杏发黄。暖色有抚慰人心的力量，它守护眼前万物安宁，仿佛一切都在沉睡，只于佗寂中留存着呼吸。

冬天的欲望在心电图下低频率地跳动，不承高不落低。下班后的一顿火锅、缩在被窝里看书追剧、休息日赖半天床……都是小小的能触摸到的幸福。

冬天的舒缓也渗透在酱油肉和鳗鱼羹的肉香中，在数着日子发年终奖的等待里，在关于春天的规划里，在随遇而安的倦怠中。



冬日生机 荏冉 摄

赶年集

华夏雪

年，对每个小孩来说，既欢喜又充满期待。虽说吃了汤圆长一岁，但这并不影响孩子的童心。每个小孩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，长大了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做主。年到了，好事就来了，年到了，母亲就会办好年货。

每当临近年根，人们便开始酝酿一场年的“风暴”。年味越来越浓时，母亲就开始操办年货。晚上还没睡前，母亲坐在床上，借着煤油灯光数着一个月攒下来的钱，把一张张布满褶皱的钱小心摺平，十元、五元、一元，垒成了一小叠。她念叨着，该去赶年集了。她还带上我，去体验年集的热闹，让我沉浸式体验浓浓的年味。说是体验，无非是吃和玩，也只有在赶年集时，母亲才会给两三毛钱。

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就起床了。“昨晚下雨了”，母亲看着湿漉漉的地面说。每到年集的日子，市场里的东西应有尽有，那是我最喜欢去挤的地方。雨把街道冲刷得干干净净，街上人头攒动。那些赶集卖货的商贩们有推车的、挑担的、提篮的、背筐的……他们都早早赶来占好摊位，在地上铺一条麻袋或者支起一个简易货架，把货物往外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最关注的是早点摊，有油条、豆浆、豆腐脑、

煎包、稀饭……各种诱人的香气氤氲在街道上空，飘进我的鼻子，馋得我直流口水。

年集热闹非凡，人们摩肩接踵，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。我买你卖，嘈杂声、砍价声、吆喝声交织、此起彼伏。街头，擦肩而过的人一拨拨地来，一拨拨地去。他们从四面八方的乡间涌来，东张西望、交接接耳，操着本地口音，吆喝着买卖。沿街店面的音响特大，各种横幅和招牌亮了出来，亮得耀眼。五彩缤纷的年画、烟花爆竹，琳琅满目的服装等，烘托着年的喜庆气氛。每个人都会买烟花爆竹，认为买了它们才算是真正过年了。菜贩子的摊子很是丰富，那大白菜一棵棵的，摆成一堆，土豆、地瓜和大南瓜码得老高，仿佛要把一年的生意都做完。

我挤在人群中，掩饰不住心中的好奇和欣喜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。我有时也会尴尬，因为我的鞋跟常常被后面的人踩着，弄得我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。一些孩子见我这狼狈不堪的模样，寻开心似的起哄。我哭笑不得，但快乐还是胜过无奈和委屈。我看到一个比我更好笑更滑稽的小孩——他傻里傻气的，鼻子下面挂着浓浓的绿鼻涕，不停地往上吸，但很快又流下来。他眨巴着大眼睛，

伸出舌头使劲地舔了舔鼻涕。“好吃吗？”我问他，他却老实巴巴地点了点头。我笑了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母亲制止了我，很多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朝我看着我，看得我很不自在，犯错的好像是我。

我跟在母亲身后，看她和小贩讨价还价，默默地站着等待，忽见一边的摊位上有个捏面人。他的桌子上摆满各种成品，有小鸡、小猴、蜻蜓、蚂蚱等，旁边围了一圈小孩。捏面人的主要材料是面粉和糯米粉。大叔的手真巧，他分出一小撮材料，搓、捏、捻、粘，再用剪刀在上面剪几下，稍作调整，一只形象逼真的小动物就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个小玩意，孩子们谁见谁爱，我也不例外。母亲喊我，我就像苍蝇一样粘在那不动。母亲没办法，只好买了一根小鸡面人给我。

那天，我还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分的爆米花。母亲买了三根绿色甘蔗，一些生活必备的东西，还有鞋子、衣服、碗筷等。我还想让母亲买些糖果、糕点、花生、瓜子等，母亲却没有答应了。

热热闹闹赶年集，忙忙碌碌办年货。如今想起来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赶年集了，年集上那抹乡情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，难以忘怀。

来处

薛思雪

是日，闲，驱车到革新兄茶室坐坐。闲聊间，他谈起自己二伯公（平阳教育先贤陈振椒，曾是宜山陈际中家塾学生）。作为一名宜山教育人，这大大激发了我前往其位于南雁石狗山下坎头村的故居看看之念。

陈振椒（1873-1921），字子蕃，清恩贡，师从著名经世学者吴承志，又受孙诒让等温州文化名流影响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陈振椒与同仁刘绍宽联袂赴东瀛考察教育，历时70天。在日本，从东京帝国大学、早稻田大学、农科大学、师范学校，到工业学校、商业学校、村町小学等等，他们都认真参观、深入座谈，“彼国东京大学以及村町小学，幼稚园，靡不周历”。他们还参观了劝工场、植物园、农事试验场、浅草动物园、上野帝室图书馆，参观了女校运动会，士官学校毕业典礼，购买日本中小学多种教材和一些教具。为办好平阳的新式学校，他提出了全新的办学主张，认为首要任务是“广开师范学堂，培植中小学普通教员”。他们归国后，刘绍宽整理出了《东瀛观学记》，孙诒让亲为作序。后其怀揣“教育兴国”的热情，锐意革新、求真务实、博涉约取，践行新式教育，以匡救时弊。其与刘绍宽等在平阳县城南创办平阳县学堂，两人同任国文教员。该学堂是温州地区最早较具规模的小学之一，一时为人称善。为此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在刘绍宽的日记中，对他们俩的交往就多有记叙：刘绍宽曾到访陈子蕃宅，在一个雷雨的晚上，住宿在陈氏祠堂里的致用学堂，住了两个晚上。记录“东瀛观学”后，陈子蕃第二年赴日，入法政大学学习。刘绍宽去温州，夜至爱仁轮船送别，记录两人同游飞霞洞，也记录陈子蕃与他“每至计议不合，忿争，面发赤”的情形，情谊真挚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陈振椒携其侄陈民权在南雁创办龙里初等小学，尝试新式教育，声名日隆。生源广进之下，一些贫困生却无力外出升学。有鉴于此，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陈振椒带头捐资献料，在坎头村前洋官旁新建怀新高等小学（南雁镇中心小学前身），并锐意革新，带头剪辫子，倡导师生参加劳动，开辟操场，配备体育用具，开展体育活动，为学生订阅进步书刊，宣传新道德新思想。他注重教学质量，聘请德高望重的教员……在平阳县内开新风气之先河。同年冬当选为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员。民国七年（1918）任县立第三高等小学（水头镇中心小学前身）校长。在这一所北港地区的最高学府里，陈振椒革故鼎新，进一步践行了自己教育创新的理念。为家乡的教育事业，他兢兢业业、宵衣旰食，终因积劳成疾，于民国十年（1921）八月辞世。刘绍宽在《陈子蕃传》中说：“九年九月，又倡与各校长赴南通参观学务，而病遽作，未几而赴至，年仅四十有八。惜哉！”后又含悲作《陈子蕃传》寄北港怀新小学，让人心有戚戚焉。从光绪十六年到民国十四年，刘绍宽日记中记有陈子蕃人事70多次，东瀛考察期间他们更是形影不离。陈氏修文重教的善举成为十里八乡的美谈，并称“南宽北蕃”，民间有“江南刘绍宽，北港陈子蕃”之谓。

其故居共有九大间，俗称“坎头九间”。老屋新建后门门台上的字是谢云书法集字的“来处”，楹联为苏渊雷集句联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凌云一笑见桃花”。用“秋雁”切“南雁”之意，十分贴切。每个人的“来处”都源自两处，一是生养自己的家乡，二是绵延在血脉里的基因，其主人以“来处”为题，应是喻其子孙木本水源、敦宗睦族。老屋大堂里有温州文化名流题写的匾额楹联：陈阜题的“垂范后世”、萧耘春补书的“为善最乐，读书更佳”、刘绍宽的《陈子蕃传》、孙诒让序《东瀛观学记》节录。老屋侧房有萧耘春九十岁时题的“陶澐居”，楹联为苏渊雷集句联“海水摇空绿，清风来故人”。这些盛赞了其作为一名文化先贤的嘉言懿行，见证了其作为一名教育改革家的传奇人生。

故居院落的围墙都是用溪石砌成的，并植有绿竹，厚重古朴又清新畅茂；老院的旁边有一口深深的古井，井水清冽甘甜。我想，那里先前肯定是其儿时的学习生活憩息乐园，而今饮水思源，已成为岁月风尘里一抹温存的记忆。老屋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一年历史，而今它虽历经岁月磨蚀，鱼鳞瓦沟里已长满青苔，灰泥墙壁已然粉尘脱落，大厅正堂也已破旧，静静兀立的门墩上绽开一条条深深浅浅的裂缝，好似老人额头遍布的皱纹，但老屋青砖黛瓦，雕花门窗，飞檐斗拱，庄重典雅，依然氤氲着古旧质朴的气息，稳重内敛，仿佛岁月的骨脊，诉说着其昔日的厚重与辉煌。亦如陈氏敦厚淳朴、山居质实的家风，让后人慢慢地看，静静地品读。

老屋，一如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，讲述着岁月风尘的故事，见证着时代的风云、历史的变迁、社会的兴衰、家族的盛衰、乡愁的别恨、人生的跌宕。石狗山上，白云悠然，坎头村中，禅寂幽宁，故居里里外外荡漾着微细而宏大的安逸和温存。从坎头村里走出来的一代代陈氏后人，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陈畴、南雁初级中学的奠基人、杭州学军中学首任校长陈绎民……这些精英，涵盖了平阳教育、经济、文化、工业、农业等界。一个幽闭的小山村学风鼎盛如此，一如苏步青先生的题撰：“黄门遗泽，科苑流芳。”

知来处，明去处。归家时，革新兄说，他每一次回祖屋，对祖辈有一种愈加熟悉而陌生的亲切和敬重。这片故园，是守望，也是在寻觅。我想，有些答案，静藏在时间深处，在“陶澐”和“来处”之间，必有“出处”。

